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橘山四六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十五

宋 李廷忠 撰

明 孫雲翼 注

謝閣學葉尚書舉自代

西清學士之建崇名出而分虎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音義云

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受之陳琳傳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宜者傳其茅分虎南面而

臣人者以千數文選分虎出守以囊被見陸又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即墨大夫之無

善譽許以續貂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
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即
帝位諸黨皆登卿相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奴卒
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為之諺曰
貂不足狗尾續

亶為特異之知卓有至公之舉竊聞存人

所以自立

梅福傳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

代已

亦宜相當

柳子厚與元饒之書兄之蒞政三日舉韓
宣英以代已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

者斯

此皆先儒之談足為今日之法侍從之間方將

拔杞梓而收楷箇

左傳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

書惟箇輅楷三邦底貢厥名韓詩
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楷箇

明聖之前豈容進

領甌而夸璵璫

領甌通作令適磚也韻會領甌謂之贊璵璫美玉也逸論語璫璵璫

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璫璵璫遠而視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文選璵璫夸璫璵璫目笑明月

史通珍瓊璪而賤璫璵璫故限之以三日之期惟冀於

得一士而告

會要建中元年勅常參官及刺史授官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玉海咸平四年秘書

丞陳彭年請依唐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進狀舉官自代事下樞密學士馮拯陳堯叟詳議請兩省臺官授訖具表舉一人自代在外者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劉後村啓從索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苟非

素窺其肝膽

莊子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蔡邕傳輪寫肝膽

必不妄借以齒牙

自虞廷衆賢興遜睦之風故讓於契讓於夔讓於虎

尚書

尚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又讓於夔龍又讓於朱虎熊羆

迨東都大臣盡公清之

節謂不如廣不如暢不如膺

陳蕃傳蕃代楊秉為太尉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 豈伊薄

書冗瑣之流亦在簪橐推揚之數如某者嗇於賦授強

厥操修披卷莫窺姬孔之牖牕弄翰豈識曹劉之畦徑

選詩弱冠弄柔翰杜詩氣摩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自顧鐵心石腸難取媚於世

晉書隱逸傳夏統字仲御隱身不仕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充令妓女盛服統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曰此吳兒木石心腸也皮曰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而石心

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也郭子儀傳秉貞蹈義鐵心石

賜

渠肯梔言蠟貌妄求售於朝

柳文今之梔其言蠟其貌以求賈藝於朝者當

其分則喜一誤而過其分則反怒曰予蜀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

從諸生游寂寞

之濱教僅行於泮水率吾農耕嶽峯之上政惟慕於魯

山

張衡傳嘉魯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嶽峯峯音吟嶽峯山貌唐魯山令元德秀河南人介潔質朴誠信待

人天下高其行稱曰元魯山

雖嘗被兩地之薦論固已絕九霄之榮

望竭來於此飢使之然三公縱有知音人一生終費造

化力儻非具眼疇克裏言

左傳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

茲益伏

遇某官冠冕儒流

蜀志龐統少時往見司馬德操德操採桑樹上統乃樹下自晝連夜談論

稱之為南州冠冕

權衡國論佐天子相天下已素存遠大之規

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立光明之事業扶持弱植洗濯

幽埋嫖閣崇班本以寵建旗之行

嫖閣華文閣也慶元二年置藏孝宗御製

詔辭有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之句故云嫖閣且摘御批中語也

齊卿下品乃令充

越俎之代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初不緣介紹之助又

非徇故舊之私數語品題衆聽驚駭以粹淵之譽黼藻

陋學以雅贍之名宮商猥文

西京雜記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宇文適庾信集序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孫光憲北夢瑣言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曰朝賢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宋葉廷珪海錄碑事沈約謝朓王融等文皆用宮商分平上去入四聲時人謂之永明體謂試邑而著聲稱蔑聞撫字之術謂代

臣而允公議安得論思之才念其久孤於外官

終軍傳孤於外

官姑以借重於當路與之過分受者胡顏某敢不勉策

愚篤追攀良駿一眄增價忘其身之在塵泥九殞酬恩

誓此心之如河水

左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謝陳中書舉陞陟

袖製錦之刀深負多傷之懼簪判花之筆遽騰過實之
裏惟要人言語之不輕信小吏功名之有託如某者嗇
於賦授強厥操修

同前
云云

三公縱有知音人孤生終費造

化力欲圖宛轉於半刺猶欠闕陞之一章具眼相逢引
手獨援茲蓋伏遇某官諸儒冠冕四海舟航以端潔之
操儀禁塗以簡古之文發帝令佐天子相天下已先存
遠大之規模開賢館延賢人欲共建光明之事業扶持
弱植洗濯幽埋虎榜晉登每加念同袍之士

詩豈曰無
衣與子同

袍韓詩府公舊同袍鴛班末綴未容著東帶之人吳靖為長沙令歎曰讀五車書

辛苦十年不得綴鴛鴦班詳見後條方此陸沉慨然汲引洪以青雲之價

文選易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蔚為墨綬之光山谷詩半世功名今墨綬某敢不

務澡其身益耘所學銜環結草未足酬咳唾之恩齊諧記弘

農楊寶幼見黃雀為巢所搏墜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噬實收養羽成積年忽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後化為黃衣

童子銜璧來報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存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世世潔白位登三事當

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傳載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

黃雀所銜玉環至天寶中為楊國忠所奪蔡邕論昔日黃雀報恩而至結草事已見宋之問與吳兢書生負食

花之惠死效結草之誠駱賓王啓沉骸九死終望銜環
殞首三泉猶希結草又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衣
童子將賽德於餐花李商隱啓孔龜效印未議於酬恩
楊雀銜環徒聞於報惠又將酬楊寶就雀求環欲答孔
愉從龜覓印文選咳唾為恩眄睚成飾王季籍上附驥
牛弘書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飛騰窮羽附驥
攀鴻尚許借飛騰之勢王褒四子講德論夫蚊蚋終日
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
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劉峻廣絕交
論附驥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

上廟堂

職重親人訪疾苦於延英之殿

唐六典貞元四年上召
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

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
勉慰之各賜衣一襲

禮先下士進狂愚於光範之門

俾得自輸庸觀所蘊從古有子男之職在今為令長之

官

左雄傳今之墨綬猶古諸侯注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元元至衆實繫命於

斯

文帝紀以全天下元元之命武帝紀勸元元厲蒸庶

空空不學幾墻面而已

尚書

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所以廟論尤嚴推擇選格不許僥踰必舉者

五人而後與朝籍之通

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注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凡

上而六院乃先處縣章之最

紹興二年御筆非兩任知縣不除監察御史

屬

時多故計效惟艱財賦促辦則生人之膏血已窮期會

稍遲則上府之譴訶立至責以撫摩之實惠信乎拘閔

而難存譬猶掣肘而求善書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

政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

君子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悟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宓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焉秦開啓不憚折腰彭澤之

米能幾況多掣肘

陳畱之牘易聞 絆足而望千里

文選處此而求大功猶絆騏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以巧捷之能者也

且宣之屬邑可數

寧國府在漢為宣城

郡唐為宣州

唯旌焉累政不綱

旌德本漢涇縣唐寶應中析太平縣置

百

蠹所侵五技莫措官無尺籍而文帳變弄於黠胥之手

六典一歲一造計帳續會要比部勾掌天下文帳又唐玄宗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勾檢帳符唐有造帳籍判戶

部符下諸州
令造帳籍

產歸富室而稅物坐畱於窶人之家

霍光傳諸

儒生多

窶人子健訟輩肆持控之戈矛

易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攬納戶為

姦欺之囊橐

刑法志姦豪擅私為之囊橐注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藏物

又況窮山

不通舟楫乃踰二百里輸米以實州倉狹谷無多繭絲

率計五千疋市絹而供戶部榷酤廢地理額依元田畝

落江征租如故民困已甚吏良其誰非得疏通敏劭之

才安有整辦修明之治如某者大拙難化

柳文臣有大拙智所不化

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

小廉自持

賈誼傳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

初收科

級而齒尚清洎脫選坑而頭已白石田茅屋念鄭廣文

作歸來賦而未成

杜詩先生蚤賦歸去來石田茅屋生蒼苔張衡有歸田賦

山縣竹

林謂韓昌黎讀出宰書之可慕適繼踵頽車之後乃墮

身沸鼎之中剔抉弊根植扶生意猛以濟寬寬以濟猛

初無偏勝之心

家語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官不擾民民不擾官粗得相安之道珥筆之

風少葦

山谷集使珥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

係纏之地常空

纏音默說文索也增韻三

股曰徽兩股曰纏易繫用徽纏寘於叢棘漢書賈誼賦何異糾纏

書旱書水而書螟何

隣邦之多難

春秋書螟為災也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登麥登蠶而登穀幸

吾境之獨豐因民之有餘力而建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晉

書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杯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慮士之無常心

而創學廩人免病涉俗期化成用茲微勞遂以善罷苟

妄自誇詡豈能揜當道之耳目

長楊賦誇詡衆庶揚雄傳奢麗誇詡詡大也

特拙於干請不復挂諸公之齒牙

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

牙間

哉 豈期賢侯獨異流俗因輿言而採聽

左傳聽輿人之謀注言從

計以謬狀而薦聞所訢更化之期方嚴責實之政可進

則進毋廉於自進

韓文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言即言胡訥而不言

韓文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

其在元工必無棄

物恭惟某官望隆時棟識炳神著

史記著千歲則一本百莖其下必有神龜

守自天生賢才猷亞於申甫

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甫維中及甫維周之翰

仍

世作相勲業過於韋平

班固叙傳立成退讓仍世作相晉載記謝混仍世再相一門兩

封平當傳漢興惟

韋平父子至宰相扶傾靖難於聲色不動之間

文選以靖難之

功進爵為侯

又靖難河濟聚精會神於論說無疑之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聚精

會神相得益章又上下俱欲惟
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姦黨去而國有元氣公

道立而人無倖心謂權綱實在於謹持則名器豈容於

輕假

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內外治恢張之有叙小大臣磨淬

以承休

淬亦作焠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焠王褒傳清水焠其鋒注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

姦舉景從

姦音標爾雅扶搖謂之姦封禪文武節姦逝曹植七啓風厲姦舉揚雄羽獵賦姦拉雷厲

長楊賦電發姦騰賈誼過秦論羸糧景從言如景之隨形也

氣求聲應

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飛鴻振鷺悉歸梁國之網羅

詩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又振鷺于飛于彼西雛振衆也鷺白鳥以喻潔白之士呂溫文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韞輝蘭無沉馨飛

鴻出冥振鷺在庭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
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
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
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
釣弋其中枯木朽株獨乏鄒生之根柢鄒陽傳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暗投人於
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
柢輪囷奇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敢持
孤意輒附榮光冒千巖之險而過一關誠為不易涉九
淵之深而求至寶亟往何疑

再上史丞相

再提筆福蒼生俱徯埏陶之久三吐餐接白屋靡嫌贄

見之繁

荀子周公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

俾賢愚無同滯之

憂

孔帖常袞當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

在朝野有成和之慶

凡一相處乎內

公羊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

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欲萬物得其平

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初何用意往者屈也來

者伸也蓋亦因時

繫辭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鳶飛魚躍於

二氣交感之間蒞挺芸芳於一陽初升之後有機緘自

不容已是網維所主其誰

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

屬名教之偉人

薛廷珪行
崔涓制公

台華曹名
教偉人

作宗師於善類恭惟某官才軼諸老學挾先

賢以社稷之安危寘於懷以天地之生殺權其用流共

殛鯨悉出深謀

謂誅韓侂冑竄陳
自強蘇師旦輩

召鄒延枚共更善化

文選召鄒生延枚叟韓詩竝召賓
客延鄒枚謂召用婁機樓鑰等

坐論道以得經邦之

要

文選坐而論
道勸以觀德

世載德而成柱國之強

楊震傳楊氏載
德仍世柱國文

選世載忠賢又奕世載
德霍光傳為國柱石

滅甲兵安井田欲迓昇平之運

劉時舉通鑑嘉定二年
汰淮襄忠義民歸農

幹璇衡揭日月方資燮正之功

極負宸之眷知即倚廬而復起

嘉定元年十一月史彌遠丁母憂皇太子請賜

彌遠第於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

羽儀黃閣移孝為忠

掌握紫樞濟文以武

同知樞密院

東禁藉師承之益

齊語正體東儲

又養德東朝廣弘明集養道春禁虞世南詩乘星開鶴禁

北隣脩賓服之恭有是伐

閱功勞宣漢之富民庶而可擬

史記功臣表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韋彪曰

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伐閱唐玄宗謂張九齡曰卿嫌牛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閱閱田千秋傳立拜千秋

為大鴻臚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侯世

未嘗有也全其典刑號令雖唐之大國臣而莫加聽如綽之

王言踐維垣之父業

彌遠父浩孝宗朝宰相

某道傍苦味

王戎傳嘗與羣

兒戲於道傍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上寒根

韓詩相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

竊有司之第垂三十年閱在官

之簿才八九考鄧仲華可郡文學乃分之宜

鄧禹字仲華見第一

卷韓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孟公綽為縣大夫曷云其稱雖絃歌兩

地諠寂之有間而金石一心夷險之不渝力持清勤振

起頽廢刑常空於貫索

史記天官書有句園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

因多虛則開出注句園其形如連環即貫索也石氏星經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為賤人牢口一星為門門欲開

開即有赦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
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孫述云貫索星少獄無

也政亦辦於蠶絲蜚不為災左傳隱公元年有蜚不為災亦不書注蜚負蠶也扶

味无夜吠詩無使无也吠說文犬之多毛者劉寵傳寵拜會稽太守簡除苛煩郡中大化徵為

將作大匠山陰縣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
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稀見吏故

自扶奉送古詩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
三年登稔四境晏熙與民相

安初非以賢得以道得以治得周禮太宰之職以九兩繫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在已無愧焉知不忍欺不敢欺不能
七曰吏以治得民

欺既誤竹符使之薦聞又叨荷橐英之舉代幸逃吏議

陳湯傳卒從吏議文選陷於文吏之議

復作京遊

韓詩京遊步方振李詩京洛事遊遊

一書

登徹於廟堂半歲滯留於邸舍

朱買臣傳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

飲食裴回顧影

裴回不進貌漢高后紀徘徊往來息夫躬傳驚徘徊兮思玄賦馬倚輶而徘徊史記

司馬相如

傳裴回顯頽失容索米長安中妄自希於暮召

東方朔傳

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賣卜成都市香難問於天津

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業賤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擔機石與竊而還後至
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擔機石為東
方朔所識獨異志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
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齋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
人飲牛于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人曰可歸問蜀
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牛斗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到天津爾雅
析木謂之天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璞注天津漢津也箕
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宋之問詩人會上袞之顙朝
還將織女支機石來訪成都賣卜人會袞之顙朝融
傳贊牟公簡帝身終上袞觀洪鈞之重轉昭蘇久困喜躍自鳴由鳧
驚之行而望鸛鷺之班固知遼絕韓文吏抱成案諸丞鴈
驚脫蛇鼠之賤而為龍虎之用實在生成抗之則在青

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李詩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迫切

投辭虔恭竢命

除鄂倅謝廟堂

鄂即今武昌周夷王時地屬楚楚熊渠封其子為鄂王始名鄂隋置

鄂州宋以鄂州屬荆湖北路地志雲夢之南屬鄂楚辭乘鄂渚而反顧兮選詩鄂渚同游衍

凡骨難仙有幸造化

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王烈之安成

記縣人有謝廩者行日忽過雲霧之中有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神人拜求隨去曰汝無仙骨不得也北夢瑣言蜀朝有小朝士裴琰倅薄且閭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骨何以得羅隱啓嵇康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吳荆溪啓凡骨難仙塵容易老洪平齋啓骨凡無仙去之綠春到有物華之意

壯心易老早合歸耕荷上宰之曲成叨大邦之半刺未

容影組間煙霄之路

韻會影影長組貌文選影組雲臺者摩肩

猶得坐輿觀

江漢之流咸謂拙謀自知過分伏念某五窮者技百醜

其形

韓詩何用養汝百醜形

小鷺之搶榆枋鳥敢笑鯢鵬之運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蜩與鷺鵲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孤

鴻之喋批稗僅堪伍雞鶩之羣

博物志雁多羣而鴻寡侶韻會喋喋水鳥聚食

貌司馬相如賦唼喋青藻西京雜記唼喋荷符出入薰葭禽經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左傳用批稗也注批

穀不成稗草之似穀者賈誼新書鄒穆公令食鳬鴈者
必以秕博雅鳬驚鵝也鵝今文作鴨一名驚一名舒鳬
屈原卜居將與雞鶩爭食乎北史盧思道周時為武陽
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情其序云雅步清音
遠心高韻鵝鶩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
偶影獨立啞喋秕稗雞鶩為伍不亦傷乎 胡弗揆量

妄希簡拔然與其進也潔夫已以進而其求也異乎人
之求嘗慕先賢重於去父母之邦豈隨末俗紛然趨利

名之府清明所照白黑自分

劉向傳黑白不分邪正雜
揀薛宣傳所貶退稱進白

黑分明楊震傳白黑溷淆清濁同原班固傳白黑簡心
蔡邕傳督察奸枉分別白黑馮衍傳省羣議之是非詳
羣言之白黑朱浮傳豈不粲然黑白分明王尊傳惟明
主參詳使黑白分明司馬遷傳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

杜詩所以分黑白洪平齋
啓黑白既分丹青自炳

別當圖又以更張務在責成

於撫字居官不治合如楚子文三已之入境無災此固

魯中牟一異也有斯績用不我瑕尤故賤名達朝廷或

輓之或推之

左傳或推之或輓之欲無入得乎

非公議在廟堂孰主是

孰維是上書蓋喜於自銜

東方朔傳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獻治乃

疑其不祥方歸興在萬山之間

張平崖守蜀有錄事參軍老別去留詩曰秋光

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

忽除目自九天而下

李詩款唾落九天

俾乘別

駕往佐名藩鸚鵡洲前平分清景

鸚鵡洲在武昌城西南庾信賦藏船鸚鵡

之洲白樂天詩紅葉林籠鸚鵡洲岑參詩衣
霓鸚鵡洲邊雨崔灝詩芳草萋萋鸚鵡洲
貌狝帳下

密贊邊籌俱非小器之能勝抑見鴻鈞之善與茲益伏

過某官量涵無際識炳有融詩昭明有融以君子育材之道

相其君韓文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

以國家尊賢之經治其國揮沐吐餐而忘勸高彪傳昔周公旦父

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王褒傳周公躬吐握之勞離疏釋躋以皆

徠王褒傳離疏釋躋而享膏梁注離此疏雖愛名器不

輕以假人而執權衡莫先於平物有能者進而不能者

退允合僉言無廉之實而竊廉之名詎容濫吹益將導

王澤以被於下又須更民治以究所長

蕭望之傳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挈此虛庸任之闕決某敢不悉心砥厲委命埏陶

泰遇

論委命下吏禰衡

鸚鵡賦歸窮委命苟捨此官安得有南樓之勝

九江錄庾亮任

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坐談詠至

今名庾公樓

欲觀奇士固難希東閣之留

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

賓主之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通范運使

行臺之聯郡組仰欽節制之尊別駕之旅賓筵實贊籌

謀之末昔雖忝同進士之列

李肇國史補得第謂之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李絳

曰進士明經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

今敢居半刺史之名獨以

三階之久違忽此二天之下照喜極舞手詞能矢心恭

惟某官學致遠而鈎深

繫辭探賸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

智融內

而光外

韓文服仁食義融內光外

藏器甚偉

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孔融傳高明必為

偉器得輿則亨

剝上九君子得輿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世上文章孰踰岷

山巴江之秀氣

水經岷山江水出焉注岷山即瀆山又謂之汶阜山三國志秦宓對夏侯纂曰

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三巴記閬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一說

堯羿斷脩蛇于洞庭世稱巴陵者蛇之死其骨為陵物表風韻真是方壺員嶠之

勝流

北山移文亭亭物表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負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

皆神聖之種任昉述異志持月賜之筆以儀天朝

韓文吾知

去是而羽儀天朝也不遠矣

衣畫行之錦而榮鄉國方卷甲定盟之

後念係兵轉食之艱洞達源流恢張網紀木牛運流馬

運妙傳蜀相之遺銅虎符竹使符乃借漢郎之重

漢書文帝

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

策書第一至第五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故民不益賦而用自足

蕭望之傳百姓

猶不加賦而軍用給漢志桑弘羊為治粟都尉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唐書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

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怨者皆有之矣如劉晏通壅滯任材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其家而

歸利於衆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第五琦拜江淮租庸使遷轉運人不益賦而用饒

雖國有流災而備在先萬竈皆春百城不夜

齊地記不夜城在陽

城東南郡國志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即秦始皇欲觀日處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不夜縣注古有日夜出於

東萊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杜詩不夜月臨關東坡詩雪月長臨不夜城

隱然強勢愴乎

殊隣登庾亮之南樓坐得折衝之畧開平津之東閣行

為作輔之謀泥詔其頌

天子六璽皆以紫泥封之故曰紫泥詔李詩鳳皇丹禁裏街出

紫泥

脂車以俟

詩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又載脂載牽脂之使滑澤也

某結髮自立

書

結髮言始勝冠李廣傳結髮與匈奴戰

濫巾無聞

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攜持不

肖之資掇拾有司之第顧嗜好酸寒之獨異

柳文凡人好辭工書

者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韓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

惟生活冷淡之是親

撫言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

亭無鱸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樂天知不能加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微之謂樂天能全其名

粵自授文適逢知己誇黃絹於幼婦初乏好辭

漢即鄭浮作曹

娥碑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外孫壺曰楊脩曰黃絹
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壺曰受辛辭
字曹操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典畧
楊脩有才知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黃絹
云云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答曰陳實之墓蔡邕之
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較四
十里也劉孝標云魏武楊脩
未嘗過江意當以此為正 賜墨綬於老疾終非善履

幸逃吏議漫作京游在長者誠有味其言奈君門不可

徑而入

韓文君之門不可徑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又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

暮鳥已卷

自合知還

文選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寒蠅甚痴尚須驅去

韓詩

遇寒蠅又朝蠅不須驅六一居士詩

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雖云外司馬也抑

有小朝廷焉吏職脩明使條寬大念成名共記之有舊

撫言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將改容
楊萬里詩八座能分一日光題名猶記榜中黃

加飾之又新靡待及瓜遽令受粟武昌號多士豈資闕

決之才
晉書陶侃傳鎮武昌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廣平沉下寮尚

假察廉之庇
趙廣漢傳察廉為陽翟令張敞傳察廉為甘泉倉長蕭望之傳察廉為大行治禮丞

有勤歸嚮未易數云

通趙總領

連十萬師而給餉遠揚英蕩之光
周益公集王望持節入蜀以王官總軍

賦適金人渝平王師十萬攻取郡縣保守關隘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金穀巨萬計而儲峙素備

蜀人不知同二千石以承流近假簪篸之庇董仲舒策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祗事有日榮過自天恭惟某官周麟趾之

遺風

詩麟之趾振振公子

唐虬髯之真種

杜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人虬髯似太宗色

映塞外春所居國重

史記齊世家夷吾所居國重戰國策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自與人殊

杜詩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凡人殊

高挹僞科驚學海文河之浩蕩

唐文

梓序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上官儀詩浩蕩文河注駱賓王啓文河翻浪織玉潏以韜霞學海驚濤

綴珠聯於濯錦晉儀要貴觀郎星卿月之輝煌凡所踐揚妙於

裁剗

剗音轉說文裁也

崇牙既植則藩垣斯固

詩价人維藩太師維垣

直

指所臨而獄岸以清

詩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漢書刑法志獄犴不平注獄犴獄訟也

積

三年至九年之儲已著將輸之效由一路總六路之任

更資供億之勞自青海苞戈之餘而潢池弄兵者衆瘡

痍未復饑饉荐臻

詩天降喪亂饑饉荐臻

四郊之壁壘固多

禮記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恥也

千里之舳舻弗繼要令民不加賦而用度足

須知國必有人而根本强卓爾蕭晏之才

蕭何傳何守關中計戶轉

漕給軍劉晏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歲輸四十萬斛陳諫以為管蕭之亞

出乎閭平

之胄

舊唐書霍王元軌高祖子也太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

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唐太宗冊文建官之道實資明德列爵之義必俟茂親故鄭晉佐周功宣於寔亮間平輔漢業崇於藩屏又封周王詔方尊德於間平周必大啓學高歆向德茂間平孫逢吉啓以間平禮樂之英與晁董方聞之選野客叢書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難於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

間平

就國之語則此二字其來舊矣

獨持貨柄盡護戎

弢

總領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莊子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寬宸旒北顧之憂非公

何恃正揆席左虛之位不晚遄歸某居家自修游世寡

與甫脫選坑於獨冷之地又償縣債於多艱之時好絃

歌而不衰魯孔子所願學也

家語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藜藿不充孔子愈慷

慨講誦絃歌不衰

歸田園而未遂陶元亮真何人哉

吳靖為長沙令一日

自歎曰讀五車書辛若十年不得綴鵷鷺班

髮白踪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阮在逆旅

逆旅客舍也左傳保於逆旅史記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晉書潘岳傳國語曰許由辭

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詩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談賓錄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

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撫言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

隣店有一士吁嗟問之曰前光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遽以所乘馬倒囊濟之澤明

年登科六一居士詩道路今猶困旅人東坡詩逆
旅擔夫相爾汝駱賓王啓遂歸逆旅再軫危途 皇天

豈無於老眼

杜詩皇天無老眼空谷值斯人

公台亦有於知音弗能持

矛盾以爭名

韓詩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盾

姑且貪釜鍾而遠仕

王勃書脅息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俛眉取濟升斗之末

當行臺之治所趨別駕

之戍期備訪問於朝夕之間賓筵甚設

史記范睢傳食飲甚設

免

震凌於風雨之際國棟焉依喜溢於中言宣罔既

通王運使

同年疎若晨星獨仰階符之峻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吾不幸向所謂同年

友當其盛時聯轡舉鑣亘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
如晨星之相望東坡詩吾州同年友槩若琴上星王臈
軒啓數父執於慈恩之塔疎若晨星稱門生於通德之鄉恍如霄漢
二天臨乎冀部預增

泥軾之榮屬方問趨戍之津知已揆建臺之日承顏滋

通詞候宜先

詞音偵韻會知處告言也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注有所候俟也

恭惟某

官今古胸襟聖賢步驟

孝經鉤命訣三皇步五帝驟

縱橫陳禮樂之

字

方秋崖啓九萬里而風斯下奚計修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

設施備文武之才

尹翁歸傳翁歸文武無備惟所設施

惟浩氣塞天剛直以自持雖大風動

地從容而不變

呂溫凌煙閣功臣贊大風動地儒服從容

當邊陲之啓釁倚

屏翰以為疆守一城戰百萬之師竟成卻敵升半刺秩

二千之石未足酬勲

後闕

通趙判院

前闕

賸持婉婉之畫

賸說文物相增加也韻會云今鄙俗謂物餘為賸

密贊皇皇之

華見重衣冠增光樽俎宜與王人序侯國之上即為法

從在天子之傍某應舉得名積憂喪志晚脫六階之選

冥行百里之途幸免推擠尚堪趨走謬承貳政之乏

左傳

攝官承乏言乘人空乏時也

實惟隣德之依

文選讀先聖之大猷今亦隣德而助信

與

英俊之遊愧難追於步武受澄清之察願曲借於齒牙
悃倒之私言宣罔既

通汪總幹

宋制總領幕職有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

贊決藩條實近上人之所

晉書應詹傳贊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

斯洽常衮行李深制藩條之重理行尤彰釋皎然詩外政藩條最

參司總計幸同君子

之寮

韓文雷守無事多君子寮

矢此中懷贊於下執

左傳阿下執事

恭惟某

官才無畔岸

詩淇則有岸濕則有泮泮讀作畔韓文閣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

成無有畔岸

學有本原八座文昌步相先於台斗

顏魯公集尚書北斗

導杜詩尚書踐台斗

一門時傑色交燦於琳琅蚤從儉幕之游仍

得宓琴之趣當萬旅雲屯之地

列子化人之居望之如雲屯焉杜詩入門天驥

皆雲屯

乃四牡日馳之秋

詩四牡騤騤周道倭遲

客有婉謀師名宿

飽顧在外效能之已久使見上陳義而必高信不負皇

華使表薦之言抑可紹法從臣家傳之業某零丁多難

杜詩柱史正零丁

拓落勸游以課第六僅免於推擠雖技有五

奚堪於闕決幸聯官治密附隣光緹油屏無德以居預

懷惕息

黃霸傳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詳見前

黃金臺多賢所聚尚

賴保持

杜詩黃金臺貯俊賢多

通張總幹

漢使堂堂廣延寮

漢書堂堂京兆田郎伏湛傳容貌堂堂國之輝光晉書魏舒堂堂國

之領袖

周原膺膺盡屬帡幪

膺膺美也詩周原膺膺莛茶如飴

矧貳政之

在旁繫上賓之借重

枚乘傳久為大國上賓白孔六帖任為從事禮以上賓

可稽

赤札以寫素心

劉瑜傳泄寫至情

恭惟某官天下奇才

晉書司馬懿與

諸葛亮相拒於五大原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物表

高韻

何顥別傳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顥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卒如其言劉賓客集

高韻冠

於一時服仁食義知所學之有傳樹業建功要以身而

自致風馳四牡雲集萬師豈惟治甲午之兵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

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八曰振旅習禮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固須問庚癸之政辟書來上曳履

居先從容畫諾之間饒裕轉輸之利佇聞徵召入備論

思某貧為斗食之謀猥竊星屏之駕長江遠戍全室寒

號

韓文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幸近清明之天稍脫歊危之地佐

吏號多士奚資闕決之功皇華記腐儒或藉推揚之力

杜詩萬里皇華
使為察記腐儒

通趙監庫

宋制監官主掌場務庫藏
出納之事此庫務官也

外司農之設屬多得名流

宋湖北總領廳記國家駐蹕
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

千里自蜀漢荆襄江鄴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而大
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具軍食其始費
用出入悉聽其主將之所自為已而兵寢乏用紹興五
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
四總之所
半刺史之乏材兼收下乘同寅有契遠戍何辭恭

惟某官跨海修程摩天喬幹

呂溫凌煙閣功臣頌
喬幹直聳摩天自致

沐詩

書之澤期自致於功名依禮樂之華肯下親於會計顧

供億可強於軍政而選除實等於京師樽俎從容衣冠

健羨舉士及筦庫之衆推以為先從臣在屬車之間用

之有漸某慙居副政樂在依仁矧熊子之故都

武昌熊繹封地

有鶴仙之遺跡

南齊志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

臨瞰沔漢應接司部唐圖經費文緯登仙嘗駕黃鶴返

憩於此遂以名樓述異記荀瓌字叔偉好道術潛棲却

粒嘗東游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

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

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渺然煙滅閭伯理黃

鶴樓記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

芳塵黃鶴來時歌城郭之址是浮雲一去惜

人世之俱非白樂天詩江邊黃鶴古時樓

洗前塵土

領略江山

真西山啓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略於東閣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飛騰於軒陛

官梅豈必作他州之夢

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却疑何遜在揚州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杜詩云云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藝文類聚初學記有遜梅花詩人見別本遜東海剡人南平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擢舊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蚤聞故加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乃知遜嘗在揚州也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在揚州乃建業爾非今之廣陵也

南樓夜月不妨陪上客之游

通鄭運管

職官分紀熙寧二年詔川廣等七路轉運司依京東等路各舉官一員充勾管

文字建炎初避高宗
諱改勾管為主管

大使車之有耀允藉賓謀外司馬之非才偶聯官治行

將會弁

詩會弁如星

用是奏緘恭惟某官朱絃清音

禮記清廟之瑟

朱絃而清越一唱而

白珩至寶

珩佩玉上之橫者禮象白珩蓋天子之玉葱珩

蓋卿大夫之玉楚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廣雅昭華白珩琬璵

璵璣垂棘權德輿集黃琮白珩燦然內照

服古書而飾吏推家學以庇民絳

侯本兵元勲在乎社稷

袁盎傳絳侯為太尉本兵柄適會成其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管氏世紀盛德及於子孫

左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

管仲之世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自發軔占雙鵝之祥

劉談錄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

溪每寮佐有八臺省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寮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問其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鵝鵝立前僧孺潛揣縣僚無出於己者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鵝鵝宴未終有鵝鵝雙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方秋崖啓益鯢鵬萬里之程始從足下想鵝鵝一雙之瑞已在目中既奏刀見全牛之

解莊子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又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厥問既顯詩亦不隕

厥所取何廉

東方朔傳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當直指之建臺乃斜飛而

入幕青天轉粟平地流錢曰某掾卿之所為亟言於上

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張湯傳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如此如公才子者復幾宜置于朝某造

物見憐居官免戾甫解縣同之組驟升倖貳之輿揣已

奚堪依人則可參佐極一時之選或許竝游

唐武元衡節度劔南

開府極一時選又王倕節度河西辟舉王維王縉崔商等皆一時選李棲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王質觀察宣歙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咨李行方劉蕢皆一時高選察廉有二天之明更持

自賀

韓詩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

通司馬運幹

藉甚臺賓出元祐名臣之後眇焉州佐在武昌多士之

中察案雖同等倫絕異惟不賜於鄙薄庶可通於殷勤

恭惟某官神秀天成才美世濟中國用司馬相紀茂績

於旂常有子繼太史公紉遺篇於金匱

司馬遷傳太史公既掌天官不

治民有子曰遷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鑰與匱同源流甚遠步武難

稽一從管庫之薦揚兩與漕車之辟召榮分細柳綽有

餘糧節擁皇華全資婉畫雖有光樽俎之禮曾未究詩

書之功佇命詔徵晉儀扈從某蔑聞縣最冒處州端責

之康沂則甚難託於寶隣而乃幸察郡國之能與否願
自激昂喜賓主之賢而明相為覆護

通江帳幹

宋熙寧中詔諸路漕司始置
屬官有帳司兼勾管文字

梁國上賓寶贊澄清之略荊州別駕敢專裁決之能臭
味不殊顏色滋邇可無隻字以寓寸悰恭惟某官霽月

胸襟

黃山谷集春陵周茂叔人品
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青雲步武學通諸古

而有用才施於今而不窮棲鳳停鸞何嘗擇地哦松咏
竹固自宜人應使者之特招裨公家之大計想白粲連

舳艫而下

漢惠紀鬼薪白粲注擇米使正白為白粲杜詩精鑿傳白粲東坡詩白粲連檣一萬艘

由玄機運帷幄之中笑談之餘譽問以顯天欲平治有
網維州牧者參之衆所觀瞻其羽儀天朝也必矣某甘
從遠戍端為貧驅羈未免窘束於折腰今乃得春容而
展足材焉無取仁者是依一座盡傾固難攀於逸駕六
條受察尚曲庇於孤蹤

橘山四六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十六

宋 李廷忠 撰

回吳教授

明 孫雲翼 注

辰裝甫定

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兔羽先馳

唐高

祖紀義寧二年傳竹使符班銀兔符漢高帝紀以羽徽召天下兵淮南王傳羽徽從東方來思

龍節之光輝傍資臨照

周禮掌節澤國用龍節

料鳳毛之顏

色萎及孱庸

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太奴固自有鳳毛宋謝超宗靈運之孫

鳳之子嘗作殷淑儀誄文帝大數賞曰起宗殊有
鳳毛靈運復出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起
宗曰聞卿有異物可見乎起宗曰懸磬之室復有
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某侍宴至
尊說君有鳳毛起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
閣待不得乃去李詩鳳毛出天姿杜詩池上於今
有鳳
稽古所蒙有識相慶
以下終篇與第三卷
賀顏直院啟同疑有

誤

回王都統

宋自渡江以後始有都統
制官名天下有十都統

龍光錫命象室登賢獨誦儀曹之書學豈專於一藝兼

館翰林之誥文酷似乎六經朝論穆清僉言芬郁

以上
與第

三卷賀顏直院啓同播之音矣喜於賡哉柳下有不可之清毛公詩傳

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隣有發婦夜雨室壞趨而托之男

子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

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桑中決有言之獄

詩期我乎桑中易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象曰雖小有言其辯明也此四句亦係錯簡方清朝混

南北以休民生宜良將居左右以填天下卷甲養晦詩於

鏢王師遵養時晦運籌折衝勢固金湯寧久專於閭寄任隆柱

石庶益壯於皇居辛慶忌傳任國柱石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注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

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某志懶雄飛相艱肉食自歎三

十年之冷宦復為二千里之遐征州縣之職徒勞軍旅之事未學幸密依於節制願少借於聲光如元帥戡亂之功頗能歌頌在下吏乏興之罪尚賴包容

趙廣漢傳
乏軍興黃

霸傳劾乏軍興王莽傳厥罪乏興

回權倖嚴簽判

興坐方虛借重泛蓮之客襟期相契實同與梓之鄉矩範後來絨滕先及恭惟某官摩天喬幹跨海脩翰善刀而藏姑使效智能於州縣先鞭既著旋聞馳聲耀於公

卿當干戈騷動之秋在屏翰雄強之地卓有典文之掾

助成經武之謀交致裏言就陞上幕芙蓉池畔獨媚清

波鸚鵡洲前併分明月少煩越俎而代矣未須投傳而

去之

陳蕃傳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以諫爭不合投劾而去注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

投辭投牒之言也

佇有詔徵峻膺簡用某猥從試邑強使佐州

晁無咎詩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州佐吳市詩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嘯諾

每懷遲鈍不

及之憂

晁方進傳號遲鈍不及事注頓讀為鈍

賴有直諒多聞之益將分

輝而聯治且託契於交章十部得從事之賢愧無珍報

千里見似人而喜尚可細論情動於中言陳莫竟

回諸曹官

裁決非長負愧屏星之駕謨謀有助增光玳瑁之筵先
沐好音曷酬遠意恭惟某官國之儀羽人所觀瞻抗志
轆轤之間未知紀極試才盤錯之際始見緒餘幕府清

尊人流高妙持此贊龔黃之術歸而謁堯舜之君

朱博傳且

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某謬佐蕃宣幸同寮寀共康北海功豈

在於王祥高會南樓事可追於庾亮

回朱知縣

可使佐州誤玷六雄之選

唐改郡丞為別駕至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

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官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於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議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繁州別駕郡國志六雄鄭陝汴絳懷魏未須行縣熟聞三異之

稱

周勃傳河南守尉行縣

得公為寮容我竊位恭惟某官文窺天

巧行擷衆芳

擷將取也杜詩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太學諸生頌何

蕃而甚善

韓文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

齒禮部四舉第韓愈以何遲

韓文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

然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
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
而後有成四舉於禮部乃由勾稽吟哦而來居撫字催
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

科之最時雖多於災變民不苦於儉荒博採公言咸曰
美政方朝廷重親人之職宜有裏言俾儒者展致君之
懷必非小用某亦嘗學製徒費薦書顧骨寒難寘於周

行

詩嗟我懷人
冥彼周行

且才劣僅堪於別乘凡為保障相與綱

維先荷傾懷枉垂露清風之札

王愔文字志垂露書如
懸針而勢不道勁阿那

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柳文昨者踴躍殘兔奮揚蓄
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敝帚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

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溫袞於赭衣龍門俯
收於堦井庾信啓文異水而湧泉筆非杖而垂露
尚

須洗耳聽高山流水之音

回漢陽趙知軍

宋制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
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

外建茅土之邦固須有貳旁連寶玉之國自以不孤問

五良馬之起居

詩良馬五之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
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駟馬右驂故

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故有五馬
避齋間覽漢制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
故以五馬為貴學林云漢制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
故為五馬晉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
控之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
五馬亭又南齊柳元策兄弟五人皆領郡號五馬殷文

主云柳氏亭邊參立五馬古樂府五馬立踟躕丹陽集
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
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其賓主去
住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
小徑送賈閬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
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
厚五馬助征騅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近人於太守安
居閑閣例稱五馬於理恐未安也方勺泊宅編謂太守
為五馬者多疑所出據詩子干撫良馬五之鄭氏云
建旗州長之屬殆以是乎彭乘墨客揮犀世謂太守為
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以詩注謂州長建旗漢太守比
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
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韓文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
覺雙鯉魚之
飛舞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恭惟某官賢為舜牧

尚書咨十有二牧

秀出文昭

左傳管蔡成霍魯衛毛昺部雍滕曹畢原鄆郈文之昭也

落筆

九天亟取名於譚笑

杜詩觀我落筆中書堂又落筆四座驚李詩欬唾落九天

著鞭

千里偉有志於事功畫衣久耀於閩山春騎遠臨於漢

水念襟帶相聯之地當兵革甫定之秋民喜來蘇吏愁

去蠹顧滌蕩振刷使舊俗皆丕變而勞來安集知今日

所宜先

詩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啓藩云初報政甚速

史記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

三年而後除之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劉賓客集之齊魯報

政之歸田之農莫不解刀而買犢龔遂傳遂為渤海守人好帶劍佩刀遂令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犇幕之醜殆如舉扇以驅蚊唐語林裴

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坐令百室之豐盈詩以

開百室百室盈止豈待十年之生聚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

吳其為治乎鎮此邊圉屹如長城自後周合二縣以為軍獨

推善治二縣漢陽漢川唐置漢陽郡尋廢屬岳川後周置漢陽軍在大唐用九人而

作相竚繼芳猷唐宰相贊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也唐相以宗室進有九人皆以才能號

賢宰相饗國長久嗚呼盛與某慕元子漫郎之名元結自釋結徙家瀟濱自稱浪士及

為官人以為漫者亦為官乎呼為
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焉詳見前
忝庾公佐史之列鄰

封所接茱蔭焉依曾柔削之未脩荷好音之先及寵之

以英辭妙墨

文選英辭潤金玉又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濡之以厚幣名樽

下拜凌兢中懷闔惺青天在望雖未詣雲霧之披

徐幹中論

文王畋于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霞而見青天也傳贊樂令披雲高天澄徹野客叢書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駘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曹植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明月見分豈復嘆江湖之隔欲酬雅

意祇託空言

通周提刑

分乘一傳愧無佐岳之能

漢書乘傳詣洛陽注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

受察六條竊有戴天之幸問行臺衣篝之適

說文篝答也可熏衣

徐曰行籠也又以籠覆火也山谷詩行臺無望護衣篝

進小夫竿櫓之誠恭惟某

官門閥清高

劉賓客集言門閥者許為時表

品流勝妙操成風之力凡

所解數千牛

莊子匠石運斤成風又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獻明月之

珍豈特照十二乘

沈懷遠南越志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李詩簾弄明月珠史記齊威

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

二乘者一枚奈何以

自日邊而發軔至江右以揚鑣

隋文

帝詔民間情偽誠欲徧聞已詔使人所在振恤分路揚鑣

卓有最聲徹於上聽且長

安為利名之都府孰不爭趨欲荒陬戴恩德於朝廷獨

從遠去稠疊雙旌之寄

百官志唐節度使掌總軍旅專誅殺初授其帑秣軍仗兵仗諸

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上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王建詩自來不說雙旌貴又三年五度換雙旌又七郡雙旌貴戎昱詩天畔雙旌貴賈島詩地分三郡擅雙旌白居易詩六纛雙

旌萬鐵衣羅隱詩
雙旌今日別文翁

光華六轡之行剔抉吏奸諂諛民病

刑一成不變也久矣盡心

家語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法三尺安出哉斷之在已

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

主意指為獄為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余崇龜啟一成不變也要祇德於刑之中三尺安出哉皆用意於法之外劉後村啓法三尺安出哉為旁參於古義活千人有封者行且驗於陰功
繡衣當春臺而立密網無秋荼之傷

漢刑法志
法繁秋荼

一路清夷百城震竦

賈琮傳百城聞風自然震竦詳見前

持平

反之丹筆民以不寃司出納之紫機世其有濟

蘇頌詩
丞郎肅

紫某青燈末學白髮孤官攜持無琬琰之奇韓文攜持琬琰易一

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廩嗜好有鹹酸之異志甘靜退誰言懷祖之

癡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為中兵屬問以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

癡人何分絕寵榮自信安仁之拙潘岳字安仁作閒居賦其序云普通人和

長興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於寵

榮之謂曾試邑強使監州但將精白之心賈山傳莫不精白以承休

德用取察廉之庇甫解裝而服役欣叱馭以按臨快覩

宜先通名敢後雖云治中別駕之可處終亦非才勿以

柱後惠文而見彈尚堪自效

通江陵制帥李尚書

上卿作牧威震十連下吏承流任叨半刺顧陸貧驅而至此有恢恢弘覆以臨之已遂合符敢忘奏記恭惟

某官注驥崑鳳之瑞

漢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注渥水中作天馬之歌韓詩外傳鳳凰過崑

崑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宮杜詩渥水出驥驪崑山生鳳凰

隋珠和璧之珍

搜神記隋縣滋

水後有斷蛇岡昔隋侯出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其後蛇啣珠以報之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如明月之照謂之隋侯珠淮南子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洪适政和璧隋珠蚤席

珍而待聘渚江陸出以其時鳳生之有地珠光足以連

五星而合日月璧志在乎馳千里而絕雲霓驥鳳皇上

擊九千仞絕雲霓蒼天於窈冥之中端卿得之羽儀朝廷贊皇推此經

綸天下蓋三絕之兼有何一第之足云唐書李揆字端

對帝歎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

乎故時稱三絕李德裕字文饒封贊皇公少力於學常

以經綸天下自負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官尤惡

進士罷期集參謁曲江會題名嘗曰臣無名第不當罷

進士臣祖登第家不置文選蓋惡其克對前芳信非凡

種在荷囊論思之已久宜藻旒眷注之深深藻亦作瑤

藻之文郊特牲王戴冕藻十
二旒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

入則總喉舌之司出則壯

股肱之郡命令行乎鈇鉞之下顏色動於旗幟之間西

清真學士之名上不輕予南平都統制之號昔所未聞

江陵秦為南郡晉改
新郡又分置南平郡

念邊圉繹騷之餘倚元戎填拊之

重肆哀異數式懋遠圖惠愛流浹於江湖聲名播揚於

遐邇凡從容制勝皆詩書禮樂之功使端委秉成寔社

稷宗廟之福某言規無取學製奚堪驅牛上太行愁絕

歌危之步

墨子謂耕桂子曰將上太行駕驥與牛子
將誰驅尸子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

騎

驢到京國難追英俊之遊

韓詩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

一門百夫守無藉不可尋

與其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多憂

史記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

孰若遜畔而耕遜路而行之為勝

虞芮爭田不決往質西伯

入其境耕者孫田行者孫路米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勉持弱植來

佐雄藩

姚合詩恩比藩方任更雄

亦欲俾庶民相安田里之間豈特

與太守平分風月而已所幸託二天之廣或容效一日

之長以時問大府之起居禮其敢廢

韓文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

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

不得即賀
以為禮

每歲考諸州之能否恩則有歸

通鞏都大

自注仍謝賜劄按宋制有兩都大一提舉茶馬一提點坑冶鑄錢與提刑序官

此當是坑冶都大按平齋集鞏嶧權都大提點坑冶公事職事修舉直秘閣因其仕治司此啓有秘

圖寓直之語
當即是嶧

展士元別駕之足惕若深淵得劉公一紙之書恍從天

墜顧吏禮尚稽於先贄而使華已賁於下寮恩莫報酬

義當感奮恭惟某官世有令德身荷美名以秋濤瑞錦

之文題俊科

皇甫湜祭柳柳州文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挽迴靡濫王風凜凜聶夷中詩瑞錦裁成

五色毫以冰壺玉衡之質儀官署操割共推於善力飛騰

獨著於先鞭壁沼緒經士知就正棘林涉筆人賴決平

杜周傳君為天下決平

蓋將消田里之歎愁聊復對江山而坐嘯

化孚兩郡譽震九關以半天下之貨權屬大使者之節

制

宋制都大坑治有二在饒者領江東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南荆湖二廣

自錢神隱伏之

久

晉書魯褒傳褒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傷時之貧鄙乃著錢神論刺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為世神

實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由是論之謂為神物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疾時者

共傳其文李嶠詩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論
道通神勸君覓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

在鐘官

供億之難

漢百官志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
禁園輯濯鐘官技巧六廡辨銅九官注鐘官

主鑄錢官也隗囂傳採銅於山化鐵以水

宋崇寧中游
經言有膽水

可浸鐵為銅者寧宗嘉泰二年聽
兩淮諸州民行鐵錢於沿江八州

縱極其鎔鑄淬磨之

利難勝夫鉅銷滲泄之多

文選龜貝積寢緡鎡專
用世代滋多銷漏參倍

況藏

鎡於家者浩浩莫可窺

前會錄以鎡貫錢也通作
縱漢書食貨志藏鎡千萬

而操

券於市者俵俵無所售

券謂楮幣即古質劄
法在宋則交子是也

弊至極矣

策安出哉導其生息之源論以交通之術使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

禮記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故民有餘力君有餘財凡七福之可興

賈誼諫除盜鑄錢令七福可致

七福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也偽錢不蓄民不相疑二也采銅鑄作反於耕田三也輕重斂散貨物必平四也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也官富貴而末民困六也制棄財則敵必懷七也緊一賢之是賴秘

圖寓直肆褒富國之能英袞遄歸式究佐王之業某少

焉末第老矣外官弗能事衆駿之鞍鞬

鞬古羈字馬駱頭也王逸云韉

在口曰鞬絡在頭曰轡刑法志是猶以鞬御駢突韓詩騰踊衆駁事鞍鞬

每自託孤鴻而賦

咏

北史盧思道周時為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情詳見前

念冉求可為邑

宰試已罔功謂李諒合在朝行言何有味恥作趙趙之

進

說文趙趙行不進也易其行次且

甘為矍鑠之行惟瞻仰二天之高

能照臨九路之廣誓殫綿薄

嚴助傳綿力薄材

勉副澄清方命

令之是承豈言辭之敢廢來而後往事上之敬已虧

禮記

來而不往非禮也

貸而且成御下之仁斯在

李嶠表丘山之思徒謝成貸歐文志

存善貸且在曲成還詩殊方感成貸又成貸遂兼茲

悽悽至望嘯嘯難宣

回漢陽趙知監

富是錢監

妙東宗英富矣鑄山之利

漢書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陳後山詩道山今日

英 有宗 猥居隣壤缺焉康海之功先貺有來於五雲相親

奚間於一水

劉禹錫詩一水阻佳期相望空脈脈

恭惟某官學窮根柢文

肆波瀾

玉堂遺範鄭愚制詞源獨濬其波瀾經筵莫窮其韜畧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李羣玉詩如君

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

卓卓然穎異之材自天而下振振乎信

厚之族何城之如

詩振振公族又宗子維城詩序麟趾闕睢之應也闕睢之化行則天下無

杞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左傳君其脩德而固宗何城如之

僊名早策於禁

庭儁步高騫於榮路在管庫之七十士薦自公車宜執

政之二三臣收之翹閣尚煩外補聊屈遠圖

杜詩居然屈壯圖

以漢鐘官之重權得周泉府之圜法

周禮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鄭玄注泉或作錢漢書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注圜即錢也

裕國之課來上班

朝之命匪稽某闕決無堪依憑有所喜佳音之及境乏

好語之報珍半世之仰清風即諧覲面隔江而共明月

何幸分光

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

回趙路分

顯膺宸綽出總戎攷控制上流有樽俎折衝之勢低回

半刺乏詩書經武之謀

史記孔子世家低回留之不能去揚雄傳浹低回而不能去兮

注低回猶言裴回也李嶠上高長史書低回岐路杼軸
達心溫庭筠詩低回傷志氣蒙犯變肌膚張玄晏放愈
近低回言
成淪沒 幸此同寅庶乎多助恭惟某官有唐帝種為

漢宗英大雅不羣本儒經之素熟

漢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唯大

雅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至仁有勇宜將略之兼優羽林風著於名

聲

漢百官表羽林屬郎中令掌從送次期門天文志虛危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

南漢書注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翮驚擊之意

園廟載開於儀矩

漢元帝紀復太上皇寢廟

園原

尚煩星馭來典雲屯聽先甲之一新驚竒謀之六

出

陳平傳凡六出奇計叙傳六出既設高彪傳人有計策六竒五問文選雖無六竒術冀與張韓遇胡曾賀

馬相公啟術妙六奇圖精八陣

執干戈而衛上要為強本之圖

宋制本朝以宗

室為環衛官所以固本支尊社稷

分寶玉以展親佇有造朝之命某服

膺滋久

杜詩詞場愧服膺

覲面匪遙辱華翰以先之見高情之

厚甚我方外司馬曾微橫草之功

終軍傳無橫草之功注言行草中草偃卧

故云橫草李詩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韓詩微誠慕橫草

此乃真將軍安有前茅

之慮

周勃傳此乃真將軍矣左傳軍行前茅慮無注慮無如今行軍前有斥候踰伏皆特以絳及白為幡

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慮備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旗幟

行將依芑何以

報珍

雄摧觸機便發
固宜其為災也

望高一臺勢重九鼎恭惟某官學為世

仰道與時偕游辟雍之池已具舟梁之用題慈恩之塔

聿崇冠冕之瞻所積既深其發必大方一君一相圖回

於上莫急賢才凡六院六察除授之公必先縣最

宋大祥

符五年始定御史六員之制以侍御史為臺院殿中侍

御史為殿院監察御史為察院六察謂吏部及審官東

西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部大理寺

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隸禮

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宋御史專領六察蓋從李定之

請乾道二年詔自今非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

為條

令應本朝之懿典屬當代之偉人隱慝潛奸豈待雷

霍之盡擊危言正色自令山嶽之皆搖已儲望三槐位

之間聊進步五花磚之上

唐李肇國史補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

中和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五花磚衣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

俾專論議

宋慶厯中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

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

益廣察廉

唐六典監察御

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

昔朝廷得李勉而始尊紀綱素

定今殿中有行成之克正風采采新

唐書張行成少師劉炫嘗曰張子體

局方正廟廊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貴太宗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

之無先容也余元一賀徐察院啟吾有李勉肆疇執法
益知朝廷之尊人謂行成自是廟廊之器

之庸

史記滑稽傳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薛宣傳宣為御
史中丞執法殿中丞總部刺史陳咸傳咸為御史

仲丞課第諸御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晉
傅咸御史中丞歲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

有煥遂究贊元之業某名慚共記

楊萬里詩八座能分一
日光題名猶記榜間黃

秩忝同班

晉傅咸感別賦序猥忝茲職雖懼不稱而
喜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如此

浩

渺江湖歎冥鴻之偶影

杜詩鴻雁幾時過江湖秋水多
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盧思道孤鴻賦序鍛
翻牆陰偶影獨立

清明霄漢羨秋鶚之孤騫

杜詩繡
衣春當

霄漢立又鵬鶚在秋
天又推轂期孤鶩

直指所臨懦衷為起居然增善類

之光耀足以慰故人之寂寥借上林一枝之棲信無榮
分得大厦萬間之庇竊有歡顏頌詠徒勤染濡莫既

賀胡宗丞兼右司

漢百官表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宋元豐六年以楊畏為宗正

寺丞詔宗正寺除長貳外自今更不專差國姓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諸司之綱紀號

為都司

宸庭疏渥宗寺升華涉筆以列三丞式顯顯顯之望

宋熙

寧三年大宗正司置丞三員以異姓朝臣充詩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峩冠而游二府

仍資婉婉之謀疊命有光合辭致慶恭惟某官一塵不

染五彩自成由天開於嘉祥故世出於英傑肅肅我祖

奮先朝社稷之忠

韋賢諫詩肅肅我祖國自豸韋

振振爾孫紹故家文

獻之美蓋學術有根柢如參雲喬木垂蔭者遠宜人物

皆光明婉連城奇璞含章在中

文選貴重連城易含章可貞又美在其中

媚

於班聯

詩媚於天子漢書游媚富貴

清哉標峙佐佑紫極孰窺堂上

之奇兵出入黃扉與聞天下之大計

漢百官志丞相黃扉黑幘

已在

觀瞻之表尚何步武之拘要熟踐揚益深儲蘊磐維之

屬倚貳政以為重綱轄之司東長才而得無

白氏長慶集前命崔

戎持左綱今命
承宣操右轄

茲寔階柄用之榮奚止席橐班之舊某

隨牒在遠曳裾莫前

文選長裾曰曳杜詩
曳裾何處覓王門

方公道賴以

扶持故善類為之抃躍亢王祥之功以康海國祇覺厚

顏蒙子公之力而入帝城敢萌狂想

漢書陳咸滯于郡
守數賂陳湯予書

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子公湯字也

齒牙餘論頂踵知歸

文選自頂
至踵功歸

造化李義山集卯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寔
非其已物劉賓客集摩頂至踵豈足上酬

謝王運使舉政績

大使薦賢誠不以私恩而累公道小才佐郡愧無其實

效而冒虛名人謂是舉加厚於同年

唐紀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

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

已獨自知見信於平日今

茲在六察之末粗能罄千慮之愚

韓信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不忍

棄捐遂厯料理方競名之際容或求之而弗得

韓文愈不肖抱

愚守拙不識仕進之門通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文選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

且沽惠者多安有與之而不知高哉古風始

於門下非意望之所到遽傳聞而若驚如某自蚤充賓

杜詩甫昔少年
日蚤充觀國賓

及壯試吏

漢書高帝紀及壯
試吏注試用補吏

唯勉行於

清潔蓋備厯於嶽崎柔聲婉顏恥作辭枯之鬼躄足涎

穎適逢起廢之人朝籍既已謬通縣課僅能自脫巍巍

觀闕仰衆駿之爭馳

韓詩王都觀闕雙巍
巍騰踴衆駿事鞍蹏

渺渺江湖聽

雙鳬之遠去

韓詩駟馬歸城
闕雙鳬去海門

分武昌樓前之夜月依皇

華堂上之晨星

注見第十五卷

頗念同升之流復有相遭之地

雖云通守何啻如未寮之禮事大官幸遇明公亦不以

崇臺之勢忽下士許參密畫振起宏綱然祿於上者非

富貴其身故須引類

韓文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苟貳其職者不可否於事何以觀能

韓文丞之職所以貳令位高而偏例

以嫌不可否事

方自詭效襪線之長乃誤蒙收履跡之舊亞於

三俊

唐書李紳字公垂能為詩歌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陳後山詩名高三俊上

送之

九霄惟相求以氣相知以心

易同氣相求文選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故不

叩而響不介而合

文選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感也不介而自親柳文古之

知已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

深感亦

如斯清舉未之前聞茲蓋伏遇某官宇宙聲名

選文

英聲塞宇宙杜詩
諸葛大名垂宇宙

聖賢步武中流峻峙障回既倒之瀾

虛室洞開照徹方來之境

莊子虛室生白

民隱悉歸於諮度吏

汚務在於洗除觀醫師無遺用乃宰相之方宜兼收於
藥籠謂君子有特招亦使者之任遂加敬於題輿賜之
有味之言增其不貲之價所蒙厚甚自視歉然某敢不
祇服教條恪修名檢庇身得所惟賴我冀州之天報德
謂何有如此漢江之水

遠迎王總領

錦帳護師來從蜀道

鄭谷詩錦帳名郎重錦窩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

閭道即古劍閭道也

緹車分守適在吳都固知命令奔走之當先

抑喜光華臨照之甚邇吉蠲子墨

詩吉蠲為饕餮雄傳聊因筆墨成文章故

籍翰林為主天子墨為客卿以諷戴象屏啟楷憑子墨敬寫寅升

僭恩生書

恩亂也史記范睢傳

是天以寡人思先生也

恭惟某官特立之儒間生於世褒以文顯

儲精實自於岷山

班固贊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導惟勲

高流慶諒同於淮水遠騰表薦遄被召歸天上衣冠交

映積星之次闕中饌餽共推大匠之能弗辭九折阪叱

馭之勞就訪五丈原留屯之利

水經渭水東經武功縣地注諸葛武侯與步騭

書曰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蜀志諸葛亮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計王維詩黃花縣西九折阪玉樹宮南五丈原方增竈以云

備又張旌而啓行

儀禮使者及境張旌

苟欲濟時何拘易地自六

龍南渡秋防莫急於長江

杜詩衣冠南渡多崩奔

迨四牡西徠春

律已回於細柳

漢書天馬徠從西極

澄清之路寢廣馨香之渥采

新本彊於內而外可攘富藏於下而上不乏

唐書論歛之絲管而

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

以君子治財之道

唐書論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義為制

其為利普而寓諸法法成矣為今日經武之方仰惟行巧者不能過拙者不敢不及

臺素有成畫邊軍置度支之使既克紹於唐規

宋總領即度支

之職皆為邊餉而設宋湖北總領所壁記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蜀漢荆襄江鄂達於

兩淮其間列戍數百大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其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主所自為己而兵

寔乏用紹興五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國用隸冢宰之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四總所

官宜進持於周柄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某學操僅免題坐奚堪始去京師竊有昌黎感時之歎

韓文愈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故為賦以自悼

今居湖上豈無子年戀闕之

心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杜詩戀闕丹心破雖不及智

者之獻其謀又安敢食焉而怠其事

韓文仕有大小惟其所能若罷血焉

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

願殫薄伎

司馬遷傳使得秦薄伎注薄伎薄材也

受察寬條

覆之以獨有之天暴之以可愛之日如斯榮遇慰我孤懷若倚辦求銳敏之才固難陪於新進惟勤輸免稽逋之令尚可備於前驅踴躍自言悃忱莫罄

謝趙總卿舉政績

總饒權於四使獨推卿月之明

四使即四總

采治狀於三儒

曲借屏星之重榮哉褒字惕若驚懷既弗緣介紹之先

容又且乏平生之雅故

劉澤傳今呂氏雅故

以其奉令承教於崇

臺之下

樂毅報燕王書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或者察形觀行於稠人

之間

晉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

不待有郎

之自言

張安世傳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已

而郎果遠

已識此君之小異且六路八十州之廣才亦繁多

而半刺二千石之良譽何蕭瑟方以激濁揚清而自任

豈容貴遠賤近之或偏有覲孤生亦污公選如某者為

官拓落與世參差

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
兮柴虎參差注參差不齊貌家惟一

畝環堵之宮

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朝無九品葭莩之戚

中山靖王

傳葭莩之親注葭蘆也莩葉裏白皮也歐陽詹上鄭相公書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寄孤根於不食

之田冥鴻遠去耦寒影於重湖

張舜南遷錄岳陽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湖

內有洲故南名青湖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

別鶴長鳴搖歸心於故國

崔豹古今

注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別鶴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

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衾不寐兮食忘飧後遂為夫婦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嵇康琴賦十里

別鶴杜詩上絃驚別鶴

低回苟祿關決罔功但知勤輸以佐大農

僅免乏興而罪下吏然薄俗競進顧弗求自與者曠千

載而後逢苟明公見遺雖他有相知者累萬人而何益

韓文以某在公之門下非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圓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縱有見知者千萬人

亦何足云果蒙料理得所依歸加盼矐於奧渌之中文選去卑辱與

渌而升本朝注與幽也渌押也送吹噓於青冥之上杜詩勲業青冥上又揚雄更有河東

賦唯待吹噓送上天韓詩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茲益伏遇某官與造物同其

量以古人存諸心大雅不羣漢河間為近矣中僨復振

唐劉晏有勞焉劉晏傳贊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

致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誅鋤吏奸綜核軍實漢宣

復振晏有力焉可謂知取予矣帝紀綜核名實原清堂上既成富國之規模翹材館中爰講相

王之事業者在職之能與否見為謀之深且長方絲綸

焜耀以促行尚斤斧輪囷而弗置僥踰已甚稱塞若何

某謹當躬佩清箴力鞭後乘稱善人不善人遠矣公能

體上意之勤左傳以黷冕命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遇國士以國士報之僕敢負終身之願

賀刑部李尚書

子環趣覲出綈疏恩控荆襄之上流久煩節制踐台斗
之故步益茂眷知民命所司士論惟允恭惟某官萃一
門之英而居其最總百氏之學而無所遺置之屬車望

傾鄒枚

韓詩卓犖傾鄒枚王維詩侍從有鄒枚

授以帥鉞勲隆方召

詩螽斯

荆大邦為警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又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宸庭懷聽履

之舊邦人頌歸衮之榮再瞻清光倍增直氣國多暇日

謹守明刑之規天匪先秋深識建官之意

法言或曰為政先殺後教

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莊子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序也風俗通義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黜

熒煌八座咫尺三階

楊萬里詩

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聽履星辰北斗寒推此丹筆之心轉於洪鈞之手某昔

依使部今出師門冠裾之賀莫前函牘之敬伊邇款誠

所萃

文選實有愚誠不任慙歎

膚略奚云



橘山四六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橋山四六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繆汝和

欽定四庫全書

橘山四六卷十七

宋 李廷忠 撰

明 孫雲翼 注

賀董正言

紫渙對敷青蒲伏奏薄外郡戀禁闈初無汲長孺之編

心繇中秘登諫垣自是元微之之故步

舊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十五

兩經擢第二十四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除右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俗皆趨競所以獎退靜之士朝方清

明而能容謬諤之言允協僉謀奚待次舉恭惟某官至

寶不琢大音希聲

揚雄傳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謂千載間生得之為

甚難故一歲屢遷用之如不及粵從別省入覲都門籍

甚薦論固宜策要津之足

杜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洪适啓早摘髭於上第宜

策足於要津李商隱啓心驚於急弦勁天目斷於高足要津

廉於進取獨願分遐嶠

之符帝席遂為之前廷紳無出其右便蕃晉寵奮迅周

行下博士之帷明制禮相因之本

董仲舒傳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讀弟子

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直太史之筆得書法不隱

之傳

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朝游麟臺暮直騎省蓋上欲神

明其耳目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朕聞衆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

其不至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惟公能忠蓋乎腹心

縱壑遇風既云得路回天轉日何憚極言羣儉蓄縮以

避鋒萬彙伸舒而吐氣號慶厯之四諫在君子何黨乎

宋慶厯初歐陽脩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宣然朝野競相懷當年流落丹心在

自古忠賢得路難必有謀猷禪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聞亦除

諫官時進嘉祐之五規知中國有相矣

司馬溫公嘉祐中上三劄五規

五規謂相業惜時
遠謀重微務實

某干名素拙涉數多奇棄關傳以西

游志無所就

漢書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吏與軍繻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還棄繻去後軍為謁者排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開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排

國門而東出氣或未降

韓文排國門而東出今慨余行之舒舒

誤蒙題坐

之招姑作代耕之計遂聞綸綍起振衣裳公道由此開

張善類得其憑藉同年進士堪悲隴右之賤貧厚祿故

人胡忍杜陵之斷絕頌言不敏悅慕惟塵

賀趙提舉

護萬庾以建臺肅奉先唐之令

大選位登萬庾積易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辱一言而題座慙非典午之材

庾信哀江南賦出蘭池而典午韓詩長慙

典午非材職白集昔微從典午

方以身受察而受容

韓文受容受察不復進謝

宜於

禮必誠而必敬恭惟某官作周強屏

左傳文武成康共建母弟以藩屏周

詩大邦為屏

為漢粲親

漢書骨肉之親粲而弗殊注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而不離絕也

雄陣先登壯矣文詞之筆脩程莫禦富哉事業之機雖

半天下皆信厚之賢惟重湖間稱治平之最千樹之花

近睽於棠舍五馬之聰兼駕於星輅

杜詩使君五馬一馬聰肆疇

歛散之庸

宋景祐中置提舉常平倉一員操常平歛散之法詳見前

就畀光華之節

且武昌據上流之要而常平乏積歲之儲一過不登四

顧無策十萬緡見還於糴本實荷聖恩

玉海建炎三年追還糴本

千艘來自於稔鄉少蘇民瘵俾隣壤通融而相濟在使

天廣大之焉依明指班行懽聲翔舞由一州廉一道治

所不遺為三公應三台時焉有待某事賢惟舊覲德寢

賒昔領縣同嘗辱綬屏之臨照今居州貳又勤濡轡之

澄清疊此幸榮此其孤拙魏侯有故吏未遑脩避席之

恭

史記魏其傳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荊州遇明公其敢廢

作牋之慶

遠迎宋提刑

暴公子直指之名聳聞已久岑長史緩步之計取芑何

多

杜甫寄岑長史參詩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仰巍巍二天之所臨實寥寥

千載而後遇恭惟某官韻高物表名滿世間孫僅贈神放詩二十

高名滿世間

雙鳬舄之真僊風流是似萬鵠袍之魁彥文藝

最優

隋唐間應舉人皆衣白衣公卿稱之曰白袍子試日紛紛引入院中謂銀袍鵠立

信由東

井之輝芒

文選岷精垂耀於東井

化作南溟之羽翮

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

擊三千里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

加孟軻以卿相之貴藐而視之起伊

尹於畎畝之中幡然改矣雖大才當今而誰舍然直道

自古以難行顧方涉太常之筆以贊修明又復懷會稽

之章而歸故里兩川之間觀風已熟重湖之濱易地何

辭當干戈甫定之餘在桴鼓稀鳴之際

張敞傳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董

宣傳枹鼓不鳴董少平徐陵書桴鼓不鳴隣境所通枹音浮擊鼓杖也楚國先賢傳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

桴鼓稀鳴文選稀鳴桴於砥路

奉行漢詔之寬大能使周囿之空虛

文選

周公有空
圖之隆

於斯盡君子之心福僅周於一路若其清天

下之志位合正於三階某退惟辱庸強自修飾笑競趨

之末俗甘孤寂於外官左琴右書昔安得字人之最

隋書

前園後園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南山
境韓文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在中流左詩右書

北水今乃容司馬之間在一介尸素之罔功何二臺薦

墨之有味

方秋崖啓剡馳
雄墨紳佩雌黃

來司臬事

尚書汝陳
時臬事

復值仁

公傾耳條教之頒引頸軒輶之至光輝君命豈惟專督

捕之權精白吏心儻可備察廉之數共為舞躍曷究編

摩

賀劉給事

對敎昕陞擢正夕闡疇咨已試之能直聲素著塗歸不
便之詔忠力彌宣天為回聰地亦改觀恭惟某官有材
不世非器可名專儒學以為之宗一門鼎列

師丹傳丹經學為世

儒宗柳文丈人以文律
通流當世叔仲鼎列

登春官而居其甲千里壯行稍

厭承明之廬自詭皇華之節帝惜其去公適以歸振起
朝綱君正而百官正參平國論賢和而萬物和凡琴治

更張之功由素英獻納之益乃至執二敕而不下

唐薛存誠

為給事中璵林庫廣籍工徒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僊不平誣奏之僊被罰二杖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

讀三墳而在前昔號兼司今稱特拜此當宁眷倚之尤

重顧若時登庸之可稽行矣造庭繼茲賀野

世說楊綰久積公輔

之望及大拜詔下朝野相賀

某久違牆仞遠戍江干頗記俊遊曾共

賦御溝之柳

科舉記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御溝新柳詩劉禹錫詩御溝新柳色

逖聞

顯渥還再瞻禁闥之花

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忝預年盟喜忘

宵寐方將窺功名於不朽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豈徒竊光耀以自榮勿於公朝而植私恩故須駁

奏然以大人而勤小物或在甄收藹素所陳衷赤未究

謝李制帥舉陞陟

十乘啓行妄作龍門之想一言題坐榮踰麟筆之褒謂屬部久託於澄清而推賢貴及於寒素既無虬蟬蟻子

之援

韓文當其國守時外無此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李劉啓家故一寒無此虬蟬蟻子之援官

仍獨冷有驪駒狗曲之譏

況在塵埃泥滓之中

杜詩凡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又吾獨何

為在得於心知特以事舉

文王世子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出隻手

而甚易動羣目以皆驚此道蕭瑟者幾年何意光明於

今日第慚濫吹弗稱華袞如某者翰羽非強骨體不媚

虞翻別傳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思古人靜俟之義蔡邕

傳靜以俟命不歎不渝韓文即固守忘世俗競趨之心

寒女之乏杼機難施巧妙農夫之勤穠藁粗免饑饉左傳

譬如農夫是穠是藁必有在天一涯分地千里豈容江

州司馬獨從容山水之間每與皇華使車共馳驅原隰

之上問民疾苦察吏奸媮媮說文巧黠也賈軍輸免於

稽逋酒榷為之增羨慮云一得技有五窮誤兩臺之賞

音汚公朝之薦牘固知依暘谷之日近地先春

淮南子日出於

暘谷入于咸池

豈如出泰山之雲崇朝徧雨遂令槁質併有榮

光匪特望寸進而資巨力之扶抑且得片語以為終身

之託亦足以立敢昧所歸茲蓋伏遇某官清明如神謙

尊自牧

易謙尊而光又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為喉舌保天子德既顯於

朝儀

詩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又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

于外四

以鈇鉞鎮河陽禮尤先於拔士

韓文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

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又東都凡雖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人焉拔其尤

一介善之可取雖三吐餐而不辭蓋將植輔相之基所以廣匠師之蓄方袞繡歸公之速猶網羅在野之遺致

茲草孱

草說文草也沈隱侯集臣以茅孱初無秀業茅亦草也

亦蒙甄異遭逢若

此銜戴謂何某敢不刻勵自脩糜捐上報

元后傳當殺身糜骨

堂而未入室固弗如二三子之賢歎血而預捧盤必不

在十九人之後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捧銅盤而進之楚王曰王當歎血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

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歎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過斯以往未識所裁

賀劉制帥

借重橐英控上流而作屏加崇閫制連兩道以宣威照

臨如在於軾前名字合通於鈴下

李商隱啓神氣雖索於大巫名字願聞於

下恭惟某官以六學之粹為四蜀之英雪山嵯峨養成

古柏之操

雪山在威州保寧縣西南積雪不消杜詩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又古柏行孔明廟前

有老柏柯如石錦江浩渺演作秋濤之文

益州志成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

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水經注濯以他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江也杜詩錦江春色逐人來又錦江春色

來天地陸機傳贊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
濯美景而增絢皇甫湜祭柳宗元文肆意文章秋濤瑞

錦詳見前來登僊洲有開雋路更出迭入中外徧揚杜牧行崔櫓制

揚歷特立獨行險夷一致歐陽脩畫錦堂記勤勞王家險夷一節當其冠

豸角立螭頭而奮忠蹇之舌杜詩奮舌動天意至於批龍鱗躡

虎尾而忘顧忌之懷身危而國步安論定而公道復繡

幢玉節但知東井之天高寶締鴻名更覺西清之地峻

人方歌羊叔子峴山之惠政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守襄陽樂山水每風景必造

峴山置酒言詠終日既薨百姓於祜遊憩之所建碑立
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為墮淚碑峴山

在襄陽郡東南三里歐陽脩記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蓋羊祜以其仁杜預以帝復念葛武侯荊州之遺黎自堅城破敵之餘久其功

勤經理而長江設險之所尤重蕃宣

吳錄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

江之志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南史隋師將濟江孔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方輿勝覽長江千里險過金湯况新府之肇開奄舊封而兼總兩

邦之民奚必爭公於境上二天之化固知隨處而春同條教不出乎詩書之間號令自行於鈇鉞之外仍資尹

正盡護戎行昔周公召公成分陝之功有賢克繼

家語五年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又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陶侃傳望隆分陝文選賢狀分陝入地埒分陝唐盧渙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喜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望分陝之雄心惟惠愛性今遼人夏人謹開邊之戒入相可期司馬溫公實謙冲

相遼人戒其邊吏曰中國相某濫矣第名閤於機事家司馬矣謹無生事開邊隙

雖寓都畿之地名不挂通人之門惟老氣骭髀而未降

本參詩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趙壹傳伊優北堂上骭髀倚門邊骭髀音亢葬高亢悻直之意宜蹇

步蹯蹯而不進別乘一傳難追跨黃鵠之遊黃鵠山在武昌江夏

賦一名黃鶴山庾信賦帆落黃鵠之浦聊伴雙旌閑詠採白蘋之曲唐柳渾為吳興

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韓詩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又已知秦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蘋
豈容無事而食故須少効其愚參翊網維助培基本

兩臺由是刮目

江表傳魯肅過呂蒙言議撫蒙背曰今者學識英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

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一何稱穰侯乎公車至於交章
劉向傳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今又得先生長者而依歸真所謂稀世殊常之會遇願

加磨淬仰副鞭驅表帥其州為方伯之尊有華益遠趨

走之吏自長史而下取此何多

韓文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

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其為欣愉莫可云喻

謝趙倉使舉陞陟

辱天子之使親布上恩過海沂之邦猥收下乘俾有晉
陞之序借為貴飾之辭然雖至公寧弗自愧如某者林

邊塌翅

李太白集塌翅
瑤島空留別名

石上枯根甘為寂寞之遊恥作

趙趙之進雖居官而不治惟奉法以自脩長沙令妄欲

綴鴛鴦之班固知無分香山老乃得乘簞簞之駕誰曰

非宜

香山在洛都龍門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
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互見前

豈徒分嘯咏於南樓北榭之間抑用助勸課於西陌東

阡之上

成帝紀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勤勞未之召信臣傳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注南北曰

阡東西曰陌

庾粟以時而斂散泉貨務權其重輕寅奉常平

之規粗殫不肖之力近而兩臺之論薦遠則二天之照

知方紆循行之車亦騰剡上之牘出於特達識所依歸

茲蓋伏遇某官藩屏王家楷模士類

黨錮傳天下以神模楷李元禮

明之胃發神明之政

左傳與其神明之後也度尚傳明于摘發姦非吏人謂之神明公孫

穆傳穆遷弘農令界內有蝗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以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蝗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

禮樂之英增禮樂之華

漢書叙傳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詩序皇皇者華君造

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既加惠於遠民乃克勤於小物尚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清濁判矣應不為爨下之桐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曰焦尾琴韓詩遇賞還同爨下餘白詩

馬因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駱賓王啓聽清音於爨餘枯桐發響收夜光于玄壁恠石騰輝劉禹錫啓

六翮方鍛思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左右芼之猶且及水中之荇

詩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禮記內則注芼謂菜醢疏云用菜雜肉為羹韓詩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昔嘗

察之於按縣之日今復信之於佐郡之時有是僥踰奚

其稱塞某敢不力行所學躬服斯言華衮一褒已切窮

途之感

杜詩窮途愧知己

洪鈞再轉尚希翹館之歸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賀俞侍郎

即家召拜

漢書宣帝紀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龔勝傳即拜勝為講學祭酒注就其家

而拜進位論思小宰次太宰之班冠於紫橐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宋制內史兼外史之職

本是青瑣

周禮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即宋直史館官寵數疊頒輿情胥

穆恭惟某官文博而約氣直以和蚤負褒然之聲名著

為富有之事業仰昌黎之北斗學者所宗起安石於東

山蒼生何幸雖孤芳忌於皎潔而大明難以蔽欺合儀

禁庭均福寰海闢公門桃李之逕悉入品題撫掖垣梧

竹之陰重來潤色

杜詩掖垣竹埤梧十尋王荆公詩討論潤色今為美

游楊共二

之命載褒襲六之書直筆固存清銜是稱且獻納何拘

於日月蓋依乘已迫於風雲嗣有褒恩進參坐論

考工記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

某心傾燕厦身墮鸚洲

時倅武昌

公端歸衮衣兮

彌增抃躍我方外司馬也正賴挈提

張耳傳左提右挈注提挈言相扶持

回梁知縣

羣山傑觀嘗參五鳳之游

說文五鳳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鵠

鵠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禽經青鳳謂之鵠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王子年拾

遺記少昊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李詩隱隱五鳳樓宋梁周翰五鳳樓賦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

首若鼇戴宮會要西京大內南面三門南曰五鳳樓雋水名城忽覩雙鳬之集

唐志

雋州屬越雋郡有越水雋水咸謂同寮之君子孰如貳政之故人恭

惟某官繼言語侍從之英

班固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擅文采風流之懿杜詩英雄割據雖已凡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小施於方畧能自致於勲名克贊泉府之謀遂通天朝
之籍勉存吏格式顯民庸利刃一揮知錯節盤根之立
解鳴絃再續想引商流羽之彌高不須躬倥偬之勞已
見奏熙平之最佇來徵召入備論思某久濶趨風每塵
仰斗周必大啓久塵仰斗未快披雲頗記坐羶之冷肯分隣壁之光僕
方冒昧以佐州公尚回翔於製邑高情特異華翰先臨
千里之足跼然曷勝至喜莊子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十年之
夢恍若尚得細論

回交代趙倅

漢懲秦孤建宗藩之上佐

漢書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

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

上魯班鄭後知賢路之久妨

左傳魯以周班後鄭人怒請師于齊驚五

采垂雲之光乘千里好風而至恭惟某官學醇乎古行

茂於時以天孫之文章題俊科

天文志織女天孫女也東坡詩天孫為織雲錦

裳以王家之禮樂飾吏治哦詩讀書於松竹之下厥問

既休鳴珂曳履於日月之邊所施乃暢胡為小却來此

平分謂郡無正守資通守之良

楊誠齋詩太守九秋露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

膽通守淵含空

故朝以同姓代庶姓之賤芟夷荒穢蘇折困醒

俾鵠山鸚洲俱為之增明雖榆塞柳營亦至於借重宰

相材也渠容留滯於荊州天子異焉即見會朝於魏闕

司馬相如傳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某枉生長帝王之里

杜詩無錢

居帝里慚造請公卿之門

張湯傳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大深意思不專平然

得此聲譽

遠屏重湖奄經載歲無功關決將投傳而去之有

懷交承茲聞音而喜矣締結芝蘭之好掩遮糠粃之蹤

世說嚴之揚之糠粃在前所望高風自振薄俗且吏隱
六一居士詩後功掩前羞

少公事顧安用於告新惟家藏有素書尚相期於傳遠

李詩家有其諸悃悃劉向傳發憤悃悃注未究編摩
圮橋書

賀尤提舉

八俊揚鑣莫重庾臺之選漢順帝紀漢安元年詔遣八

臧否皆選素有威名者同六雄濫吹唯便厦屋之依矧
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是藍田受廬之民李梅亭啟頃作廬氓正出藍田老槐
之下茲為幕客詎忘豐水有汜之仁

復為皇華巡筦之吏疊此榮耀越於輩倫恭惟某官綽

綽乎材淵淵其學自星履步九霄之上積有垂芳與雪

袍角一日之長屢聞得雋

詩麻衣如雪唐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衣子何太紛

紛之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宋白詩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

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王元之詩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左傳凡師得雋曰克唐制

甲科然文饒不屑於名第

李德裕字文饒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

試有司以蔭補而玄成豈負於遺經持此致君足可傳校書郎詳見前

世種桃李分風月蓋已試又試而績愈彰

李詩舉邑樹桃李垂陰亦

清詠袴襦飫餽糧故可予即予而惠彌廣爰畀常平之

節用培益下之基

易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甫看及境以張旌

儀禮使者

及境張旌

頓覺如春之應律且阜通山海管晏可復許乎使

訐謨廟堂伊呂無以過也

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

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某靜言與梓遺愛在棠傾耳南牆猶記

吟哦之妙

韓昌黎藍田縣丞廳壁記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瀧瀧循除鳴斯

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系心東閣自憐蹤跡之疎孤于外官晚

乃別乘何期兩地之遭際載睹二天之照臨雖駸駸畢

戍之期尚粟空餐之懼

歐文積愧空餐

益殫末力或取殊知

欽奉寬條未遑持版以拜刺史幸逃公憲敢希設酒以
飲故人企德未深臨文罔喻

賀趙大卿兼戶侍

趨觀清光

晁錯傳莫能望陛下清光

駢膺異渥歸班月寺知久護餉

之有勞進職地官使真持荷而無愧姑煩兼組已愜羣

紳恭惟某官胄出於天學造乎古勁貞之節嚴霜不凋

唐李渤勁正不顧患李德裕傳松柏之為木孤生忠蓋
勁物無所因依張說集松柏青青不受令於霜雪

之心皎日可照

李洞詩白日貫忠貞

方荆襄之成未解唯庚癸之

呼是憂肆疇九列之英式遘六路之寄覈伍伍符虛籍

之弊

馮唐傳尺籍伍符注伍符軍士什伍相保之符也

累萬萬錢朽貫之儲

貢禹

傳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公能為人所至難人謂召公其已晚夕

升金掌朝引玉珂

杜詩興在驪駒白玉珂劉禕之詩梁驂整玉珂

理財正辭率

不外原清之道遭時建策宜莫先經遠之圖宗祏賴以

安強

祏宗廟主

夷裔聞之畏服由斯柄用孰不具瞻某受清

門特達之知竊大厦高明之庇永懷銜結忽聽褒除拘

牘制之孔嚴控賀衷而弗敏論思多暇東眷方隆祈厚

輔於沖襟

王勃集沖襟眇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裴度詩祇事見沖襟顧雲啓

切將陋唱再躋沖襟

庸丕昭於偉業

遠迎李運使

易乘漢傳

漢書乘傳詣洛陽

晉直堯章

宋熙寧間建煥章閣藏真宗御製詔畧曰載稽

帝世之隆無若堯章之煥

使部重臨猶想故家之遺愛藩條兼總自

知別駕之無功所幸相遭以廉得察

周禮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辨廉正五曰廉治六曰廉辨

恭惟某官耀名於世儲祐自

天四蜀山川萃作名門之秀三蘇父子復推後學之宗

凡茲廣內之所儲盡是平生之已見藜燈甫續非錦遽

成

詩藁今非今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蓋孤芳忌皎潔之姿乃斜飛

取回旋之勢叱邛邽之馭而乘險阪忠則不渝

叱馭已見邛邽

山在台黎州一名邛笮山蓋邛人笮人界其道至險有
長嶺弄棟八渡之難楊母閣之峻宋李燾詩邛邽古道
驚險絕我行更遭連日雪縱觀
自古得奇勝未審底處為九折持崆峒之節而上青霄

光斯有遠靖言漢沔

漢水記漢水出廣漢沔水出武都
與漢水相合蔡邕賦納陽谷之所

吐今兼漢
沔之殊名

近接岷嶓

水經江出岷山其源若夔口在益
州建寧滿江縣漢水出隴坻道嶓

冢轉粟飛芻屬先正規恢之舊

主父偃傳
飛芻輓粟

持斧授鉞經

嗣賢臨照之餘再使兒童爭看於細侯下至走卒皆知
於司馬輿情所嚮臺治弗移連數十城之封疆疊二千
石之印綬厥任為劇匪才曷勝登崇邃閣之班增重上
流之鎮茂哉績用久矣簡知皇皇者華昔已梯升於法
從韓韓其鄂今當鼎列於台司

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韓

音偉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

某早竊一官晚纔貳

郡鳳凰城下排闥闥而已遙

鳳凰山在江夏縣北岑參
詩路指鳳凰山下雲衣沾

鸚鵡洲邊雨司馬相如大人賦排
闥闥而入帝居韓詩排雲叫閭

鸚鵡洲前濯滄浪而

自潔

文選清則濯纓宴公類要當勵濯纓之操不遺刈楚之材

喜受容之得地奈畢

成之有期尺素漫通寸長莫效公來何暮尚須先負弩

之迎我行及辰奚敢辱佩刀之贈

晉中興書初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

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

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佩此刀故以相與王導傳贊貽刀表祥益水流慶王珉傳珣能踵德

副呂虔之贈刀謚必隕身慚劉殷之徵璽路賓王啓佩呂刀而紹美以贊塞帷之遊屈龐驥而流芳將聘仁風

之欣翹至切拙陋非宣

回蔣知縣

曳尚方之舄小試民庸乘副政之車偶聯王事

續通典
唐以堂

史朱健康為華州別駕給事蕭傲駁曰別駕與刺史
同宣教化豈宜以小吏兼副政之名詳見第一卷 欽

名舊矣惠字先之恭惟某官文采自將才資特異榮澤
有開於奕世清風是似於前人利刃一揮知錯節盤根
之立解鳴絃再續想引商流羽之彌高恐不須戴星之
勞即已見培風之迅某佐州無取行縣奚為賴保障之
得賢容坐輿而竊祿忽被五雲之翰莫報珍投尚看千
樹之花有來芳譽情之所嚮言則未敷

回荆門交代王知軍

宋開寶中置荆門軍熙寧廢元祐復荆門山其峰對起如

門杜詩塵土荆門間入長嘯下荆門張九齡詩策馬旁荆岑孟浩然詩荆門控三巴

問貳車之前躅取則為多

劉禹錫詩登繼五馬之後塵覽壯前躅

合符伊邇

牛僧孺詩曾把文章謁後塵

凡此結契兼於常倫辱慶問

以先之佩謙撫之過矣

易无不利撫謙

恭惟某官天成文采世

有典刑

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西清從臣之英篤生異器南渡興

王之業亶屬名門根種不凡源流斯遠益深培養將大

設施松竹林無剪伐之傷

詩勿剪勿伐

風月堂得嘯吟之樂

方卷甲息民之際念臨軒擇守之難辟書朝馳除目夜

下隱然作屏與峽石以爭高

峽石縣名又州名周以居三峽之口因為峽州

沛

若來蘇託蒙泉而普潤

蒙泉在荆門軍亦名惠泉沈傳師詩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

李德裕詩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

登上三年之最佇聞一

札之褒矧昔賢衮衣之可傳暨故家喬木之足貴萃茲

盛美歸我老成某末第僥踰半生困悴嗟余髮之種種

即合歸田

左傳齊侯田于菖盧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愧此身之

飄飄尚猶逐祿顧無功於闕決復何意於超陞忽沐誤

恩就臨便郡幸紀綱之素振適步武之相睽允藉餘輝
少安孤蹟一尊杜酒尚須告為政之方五朶郇雲何以
答脩詞之貺永懷刻著罔究占陳

回辛簽判

得州如斗猶虞獨任之難以禮為羅庶獲同寅之益維
時上佐光我初筵恭惟某官自天所鍾為國之寶在景

龍執法之士已擅直聲

舊唐書辛替否傳替否京兆人也景龍中為左拾遺時中宗置

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造宅奢麗過甚上疏極諫睿宗嘉其忠直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

逮阜陵

輔政之臣載垂芳烈

阜陵宋孝宗陵孝宗朝辛次膺除御史中丞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

懼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事

必有賢者是以

似之

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世其祿以何慚官所居而可紀

漢書循吏

傳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者三人

金渠泛水雅宜入幕之游

玉璞在山增重連城之價好持偉畫入奉清光某僅免

負丞奚堪作牧幸依仁之寢邇辱惠教之相先固知寮

屬皆顯人所當加敬

唐韋抗所表劉昇卿王倕王燾為寮屬後皆為顯人

毋以曹

事煩老子或可偷安

馬援傳援為隴西太守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

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
頗衰老子使得遊

通交代趙倅

拜恩闕下分任治中繇近州佐遠州疊著筭篁之耀以

異姓先同姓實慚糠粃之蹤

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敬緘不腆之

詞

左傳不腆敝器

庸取方新之芘恭惟某官自天間出與世特

殊上承赤社之封

漢賜廣陵厲王策受茲赤社建爾國家世世為漢藩輔

獨抗青

雲之志

李詩茂李百萬葉柯條播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蒼生憂

宗藩之服儒業惟

古與稽

史記楚元王世家為漢宗藩又河間獻王被服儒林造次必於儒者禮記儒有今人與居古人

與朱郎之擢俊科於今創見

謝朓詩朱郎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司馬相如傳應期

紹至不特創見

長材所歷最譽甚休鯨海無波已借別車之重

李詩瀚海寂無波

鵠山有月又分半席之光雖少緩於翱翔蓋

深儲於資望帝豈容磐維之久外人皆俟衮繡之遄歸

某少則多艱老而轉拙

杜詩老大意轉拙

一官平進輿坐苟安

五枝易窮素餐奚補甫畢瓜期之戍有來棣屏之賢

類要

王言會最云增耀棣屏

善者繼之吾其免矣忽左符之就畀勤上

旨以趣行王事載嚴弗克舉交龜之酒契家所重敢忘

脩烹鯉之書徒切欣翹罔殫敷叙

回陳教授

剖漢竹以臨邊慚非良牧

李詩剖竹商洛間

采魯芹而在泮喜

得明師匪特諸生之榮抑為吾府之重

東坡詩留君望此府助我憐其

衰

恭惟某官高韻朗出

劉賓客集聲氣朗徹高韻冠於一時

清才夙成所

學伯仲乎軻雄有文奴隸於屈宋

杜牧李賀集序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杜審言傳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

東州勸駕蚤陪十八士之游

洪

傳家在東州高帝紀必身為之勸駕注有賢者身往勸勉令至京臨駕車遣之翰林盛事開元中拜張說十八

人為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寫御贊述之十八學士張說知院徐堅為副賀知章陸堅趙冬曦咸廙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向母照余叙趙元然南省奏科巍占孫李良康子元侯行果敬會真馮朝隱

一二人之列固知其功名屬少俊聊復以詩書教遠氓

好持玉振之音

晉書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衛玠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

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得續文選飛辯摘藻繁華玉振

入侍金華之講

漢書叙傳

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世說新語劉尹與桓玄共聽講禮記桓曰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某謬當共

理允藉多聞不厭寒羶肯作諸侯之客有來妙翰絕勝

從事之賢徒切感藏罔殫敷叙

橘山四六卷十七